

秋节前二三天，渝市真有了点秋意，
秋老虎似乎已逞足了威风，
要回山歇息去了。二十一日起阴雨绵绵，
铅板色的天空又盖在每一个人的头上，
稻田里为明春蓄水，
菜畦上浸润着新播下的种子，
人们为今冬的菜价略略放了心。

干旱使入秋以来的蔬菜果子都大涨，
往年视为草芥的萝卜涨到四五元一斤，
皆瘦小。水果摊上都不甚诱人的柑桔，
一元上下一斤的烂梨，一元七八颗的青果，
往年广柑绝迹，间有柚子上市，
人们的涎水都流出来了。这是瓜果最多的季节。

山城晓雾

亮。

这儿的棉花是黄污夹子，
甚至沙汰斑驳的，这样的棉花，
目前是十一元一斤，五斤重的一个棉絮，
够一个纺织工挣十天，



陈雪春 / 编

ShanChengXiaoWu

【古城旧踪丛书】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

山城晓雾

陈雪春 / 编
ShanChengXiaoWu



【古城旧踪丛书】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山城晓雾 / 陈雪春编. — 天津: 百花文艺出版社,
2002

(古城旧踪)

ISBN 7-5306-3481-X

I. 山… II. 陈… III. 重庆市—地方史—史料—
民国 IV. K297.1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80552 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

邮编: 300020

e-mail: bhpubl@public1.tpt.tj.cn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 (022) 27312757 邮购部电话: (022) 27116746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※

开本 880 × 1230 毫米 1/32

印张 9.25 插页 2 字数 214 千字

2003 年 1 月第 1 版

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 — 6000 册

定价: 16.00 元



出版者语

一、本丛书名为“古城旧踪”，所选文字均出自本世纪初至四十年代末的报刊书籍。为保持原有的时代风貌，此次出版除改正错字外，一律照录原文，不以现行汉语文字规范为准。

二、由于旧刊年久，个别字迹无法辨认处，以□代替。

三、本丛书尚有部分作品仍在著作权保护期内。编辑过程中，我们已尽力与其本人或家属联系取得授权。但仍有少量作者情况不明，无法联系。请这部分作者本人或家属见书后，尽快和出版社联系，以便及时寄奉样书和稿酬。

2001年8月20日



重庆,你好!

十年前那个早春的深夜,我只是重庆街头一名匆匆过客。雾在淡紫色的路灯下跳舞,弥漫开来,我的眉发晶莹一片。据说那雾有黑白之分,我不知道眼前的是“黑雾”还是“白雾”,只知道那就是我对于雾重庆的全部记忆,温湿的,迷茫的,神秘的,却不陌生。

我确信是前世注定的血缘把我带来这里。在一个雾绕漫山杜鹃的清晨,古老的大宅门内逃逸了一位少爷,当他重返故里,已是40年之后,乡音未改鬓毛衰。他是我的父亲,整整40年没有离开小桥流水的姑苏城。但从他的眸子里,我能看到奔涌的嘉陵江水、朝天门的落日、此起彼伏的山道和傍山而筑的人家,还有辣蓬蓬香喷喷的川味火锅,还有“醺醺而不醉”的沙坪渝酒。我总把当年的父亲想象成《家》里的觉慧,浅灰色的学生装,手提藤箱,步下冰冷的石阶,然后消失在雾中。还有我的外公,怀着和父亲一样的决绝告别了巴山蜀水,却和父亲一样的心情一遍遍阅读《红岩》里的山城,一遍遍倾听来自山城的消息。

乡愁，“心曲千万端，悲来却难说”！

我确信我的祖辈和父辈早把乡愁融进我的血液，让我对那个远隔重山复水的城市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喜欢，我能感觉源远流长的巴蜀文化里面深藏着无数令人激动的东西，渴望有幸亲睹汉代无名阙和大足的石刻珍品，走近寺、塔、楼、坊、明城墙、小峨眉、堤坎、飞泉，登枇杷山览尽月光中的嘉陵江色，层山叠岸的万家灯火……

我极度羡慕的巴中文人游士的悠然自得，黄裳说他在依山带水的狭长街里寻着一个茶馆，茶馆后面“可以看见一角瀑布，瀑布从远山上悬下来，好像几幅珠帘”，悬崖上面是几株黄桷树，石板下面有石壑，河边上几个女人跪在天然的砧石上洗衣服，“水实在是绿的，长长的水草摇动着，好像如云的鬓发在风中飘拂”。他简直是在欣赏一幅风景油画！张恨水于“密雾笼窗，寒窗酿雨”时分犹忆某次访友：“门前朱户兽环，俨然世家，门启乃空洞无物，白云在望。俯视，则降阶二三十级处为庭院。立于门首，视其瓦纹如指掌也，不亦趣乎？”多美，美得直叫人妒忌！梁实秋则住入最宜月夜的“雅舍”，地势较高，得月较先，“看山头吐月，红盘乍涌，一霎间，清光四射，天空皎洁，四野无声，微闻犬吠，坐客无不悄然！舍前有两株梨树，等到月升中天，清光从树间筛洒而下，此时尤为幽绝。……细雨蒙蒙之际，推窗展望，俨然米氏章法，若云若雾，一片弥漫。”梁老先生的“雅舍”啊，意味深长，让人如何不想她！

确切地说，更多的，我是在文人游士的笔墨中触摸到了重庆。黄裳、张恨水、梁实秋、茅盾、艾芜、朱自清、冰心、钱歌川、高绍聪、黄宗江、徐心余、王了一……含烟若雾每依依，却话巴山夜雨时！

那夜，在雾中，我仍无法看清山城全貌，甚至周而复始地迷路，迷路的时候我又周而复始地看到解放碑，这才真实的发现，我所喜欢的城市还携带着刻骨铭心的沧桑。

她曾为战时首都，屡遭日机轰炸，连续六个月或六小时的“疲劳轰炸”，炸碎了1938年至1942年的一切美好。读过萧红的《放火者》，亲身描绘震惊中外的1939年“五三”、“五四”事件：“五三的中

午,日本飞机26架飞到重庆的上空,在人口最稠密的街道上投下燃烧弹和炸弹,那一天就有三条街起了带着硫磺气的大火。五四的那天,日本飞机又带多了量的炸弹,投到他们上次没完全毁掉的街上和上次没可能毁掉的街道。大火后的十天以后,那些断墙之下,瓦砾堆中仍冒着烟。人们走在街上用手帕掩着鼻子或者挂着口罩,因为有一种奇怪的气味满街散布着。那怪味并不十分浓厚,但随时都觉得是吸得到,似乎每人都用过于细微的嗅觉存心嗅到那说不出的气味似的。就在十天以后发掘的人们,还在深厚的灰烬里寻出尸体来。”我想,那一刻,雾中的街道一定掩饰不住它的狂乱它的苍白它的绝望。正如《空袭的一晚》,钱歌川又道:“多少和善的市民顿成了兽机下的冤鬼,我虽不死,然其间已不能容发,今后一息尚存,何能忘此。全国的人,莫不同此一心,要从抗战中去获得自由,从破坏中去实行建设。重庆是不能毁灭的……”

我想我所喜欢的重庆永远不会毁灭,你看,半个多世纪前,我们熟识的“缘缘堂主”就在“沙坪小屋的晚酌中,眼看抗战局势的好转”,他的“酒味越吃越美,酒量越吃越大,从每晚八两增加到一斤”,他认为“我们的胜利是有史以来的一大奇迹”,“我们的胜利的欢喜,是在沙坪小屋晚上吃酒吃出来的”!

到重庆的第二天,仍在雾中,我终于没有勇气光顾白公馆、渣滓洞之类。我只愿意记住我所喜欢的城市的美好。

人们啊,且撇下我太过私人的情绪,去用心读一读那些悲喜结集的文字吧!

今日有友自川地来,神侃重庆现代化的巨变,闻后大喜,更向往之。在此先行作声问候——

重庆,你好!

是为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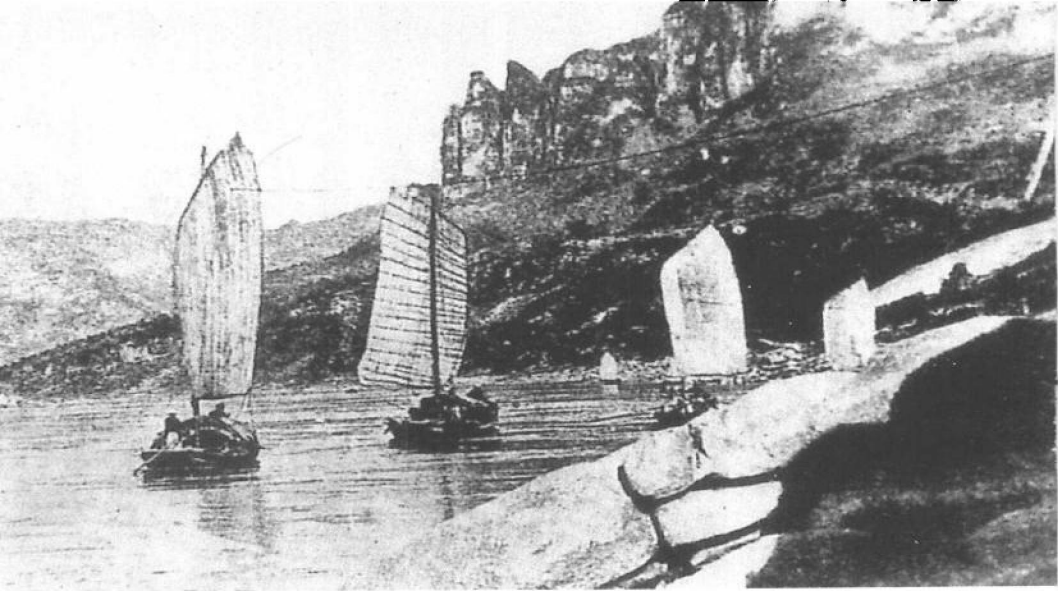
陈雪春

2002.3.22 于姑苏城



目 录

重庆,你好!	陈雪春/1
从上海到重庆	杜重远/1
重庆南温泉纪游	赵子明/7
重庆旅感录	张恨水/10
重庆旅感录续篇	张恨水/18
在重庆	凤 子/23
巴蜀见闻录	凯 礼/25
北泉日记	凤 子/30
“雾重庆”拾零	茅 盾/34
重庆现状	沧 一/41
重庆一瞥	朱自清/46
雾拥云堆的小三峡	江 矣/49



重庆行记	朱自清/53
巴山夜雨	钱歌川/63
夏重庆	钱歌川/70
雾中散记	田 汉/73
山城回忆录	张恨水/79
雅舍	梁实秋/89
黔滇川旅行记(节选)	薛绍铭/93
摆龙门阵	冰 心/103
重庆的米和煤	子 冈/106
夏日书简	艾 青/110
重庆生活片段	思 红/114
重庆琐记	高绍聪/120
重庆之魅力	司马迁/124
重庆客	司马迁/127



场上	邹绿芷/132
妇女百像	子 冈/139
晚秋杂写	子 冈/144
擦皮鞋的	叶至善/148
江上杂记	黄 裳/151
山窗小品	张恨水/167
从吃茶漫谈重庆的忙	李劫人/174
失望中的希望	谢冰莹/176
沙坪小屋的鹅	丰子恺/180
沙坪的酒	丰子恺/185
市声(渝市杂感)	艾 芜/189
茶馆	黄 裳/191
上野坟	徐心余/195
山城水巷	黄宗江/196



当重庆在血火中的时候：

- 从仇恨生长出来的 宋之的/200
放火者 萧 红/205
从轰炸中长成 李华飞/211
战都的元旦 凯 礼/218
陪都重庆素描 高绍聪/221
陪都战时杂景 何瑞瑶/235
战时重庆风光(节选) 如斯 无双/242
陪都近闻 子 冈/261
陪都文化风景 子 冈/266
战时的书 王了一/273
战都零忆 钱歌川/277

杜重远

从上海到重庆

韬奋吾兄，别后国事日非，噩耗频传，哀我国人，曷其有极！弟等离沪时，抱着很大的希望，以为在此国难当前，同仇敌忾，沿江一带定当得到全体同胞的同情，团结起来，一致对外，但是船至江心，疮痍满目，我们的希望已经减低十分之四了。

今岁水灾之后，沿江两岸，颓圯不堪，岸上居民蓬首垢面，伏处穴中，这些同胞们的生活问题尚待解决，所谓东北问题，在他们看来，不算是最切要的吧！同时联想到我们百分之八十农界的同胞，虽不能尽如这少数同胞的苦痛，可是他们的课税奇苛，债务未了，食粮不足，籽种未备，以及男婚女嫁种种问题，在他们看来，都比东北问题还是重要些吧！

我们这次同船的旅客百数十人，而百分之九十，除了玩赏风景之外，或卧斗室，喷云吐雾，或坐客厅，玩弄麻雀，看他们那种兴高采烈的神气，大有天下太平的景象！所谓东北问题，那里值得他们的注意？因又联想到那些住在重要商埠的资产阶级的同胞们，舞场拼命去跳，麻雀尽力去打，鸦片大口去吃，又谁肯耐心忍性来讨论讨论这个东北问题呢？所谓一致对外这句话，不知应向那一班人去讲？

轮行十三日方到重庆，时天色已晚，细雨如毛，下轮时小船云集，喊声如雷，那种噪杂状态，世界任何国家难与伦比！我国人办事之无组织，无秩序，到处可以表现。

我们到了重庆，第一感觉奇特的，就是军人之多。敝衣赤足，到处都是。每一军界要人出游时，则随行差弁四五人，或七八人不等，即军官之女眷出购服物时，亦有三五兵士为之携男抱女。此等现象，十年前常见之于东北各省，不料今日复见之于重庆。重庆最高机关要算是二十一军军部了，所有行政教育统归该部直辖。中国国民党口号曰：“党权高于一切”，在重庆恐将改为“军权高于一切”吧！据说不但重庆如是，川中各地无不如是。最奇怪者，许多报馆主笔或学校校长，卡片上都冠以军部的咨议或顾问等等头衔，甚或有几校的校长整天坐在军部而不到校服务的，这或者也感到国难当前，军事较教育为重吧！

第二感觉奇特的，是重庆街中到处书有什么“吻春雅室”，什么“刘记谈心处”，又什么“新漂川土”，询之友人，方知均系鸦片吸食所，据当地人云重庆人口约六十万，而吸食鸦片者要占十分之三，此种营业之发达已可想见。更滑稽者在此等营业门前亦书有种种抗×标语，记得有一家门首书“卧心尝胆”，“誓死抗×”两语，彼以“薪”字误“心”，大可寻味！盖鸦片之苦不亚于胆，彼卧心尝之，将往阴间抗×，故有誓死字样！（一笑）据重庆友人云：重庆每年出入口货约值一万二千万两，但出口货中，只鸦片一项，即值银五千万两。设重庆无鸦片出口，每年即有五千万之人超，今重庆人超问题虽云解决，而此五千万之毒品蔓延全中国，受其毒者曷可数计！将来全国同胞均将“卧心尝胆”，自奔枉死城，而所谓东北问题，国难问题，更待谁商？书至此，弟心滋痛！

重庆街市随处有面黄肌瘦的瘾君子出现。尤可怜者，抬轿的轿夫中十之四五是染了阿芙蓉癖的。他们每日用一滴汗一滴血换来三四毛的工资，多半消耗于芙蓉城里，所以更弄得衣不蔽体，食不充饥，而青脸长发，酷似城隍庙中的鬼卒！



1925年,綦江东溪施粥厂饥民场面

以上所云,多系伤心泪语,吾兄阅之,当更寒心,但弟由此行而得可慰之事亦复不少,兹略述如下:弟此次到重庆,获晤卢作孚先生。卢公实川中之人杰也。六年前即见到重庆之商业空虚,经济可危,乃号召同志,组织一民生公司,造有轮船十四只,为挽回长江的航权;附设机器厂一处,为修理轮船之用;并为便利重埠商民计,设电灯及自来水厂。公司成立之始,资金不足五十万元,今加以公积金及历年摊提,几近原额之二倍。经营之善,川人共称。复于民国十七年组办北川公司,铺设轻便铁路,为采煤之用,今亦成绩斐然。重

庆之西一百廿里处,有北碚镇者,该地背山面水,地势险恶,居民蛮野,时出掠夺,民十六卢公兼任该地峡防局长,悉心治理,化险为夷,首练军队二百人,除剿匪外,兼任警察职务,近因匪患已除,以军队修道路,兼作浚河工作。设实用小学一处,以兴教育,设民众学校三处,以奖励平民识字;设民众俱乐部一处,每日有演讲,并附以电影,提倡民众正当娱乐;设图书馆,引起民众读书兴趣;设地方医院,每年施布种痘的两万余人;设公共体育场,劝导民众注重体育;设乡村电话局,以利交通。此外更以五万资金倡办染织工厂一处,每月可织布一千二百匹,袜子二百打,并附设缝纫工厂与石印厂在内,以上种种设施,虽粗具规模,均著有成效,而经费一项,每年不过八万元,由过往船捐项下扣用。以有限的经费,办许多的事业,卢公之精神毅力,有足称者。此外又向各方捐款,以四万元建设温泉公园,及中国西部科学院,研究生物与地质两科,该院附设有农场博物馆及动物园,并设兼善中学一处,组织义勇队二十名,每岁到川康各地游行,为采集科学标本之助。复另集资金两万元,办农村银行,内附设消费合作社,专为以上种种机关服务。此外有《嘉陵小报》,为传达各项消息。最令人惊异者,以上种种机关皆为卢公训练出来之二十岁左右青年所经理,弟皆亲自访览,不胜敬佩。

北碚面积纵横一百二十里,昔称野蛮之地,今变文化之乡,以一人之力,不数年间而经营如此,孰谓中国事业之难办?党国诸公对此作何感想?卢公年四十许,思想缜密,眼光锐敏,处事勤奋,持身俭约,虽时至今日,仍短服布衣,出门向不用车轿。至彼在北碚二十年内之计划(今已四年),即充实内容,深入社会,以全力建设经济基础。弟之来川,以得晤卢公为平生第一快事。由卢公介绍何北衡及汤壶峽诸君,皆孜孜于事业,与卢公共策进行。皆是重庆之中坚人物,其他青年同志,由卢公介绍者亦复不少,兹以人多,不及备载。

川地民气激昂,亦不亚于他处,关于为马占山将军助捐一事,已可概见。据重庆中国银行周经理谈,有峨眉山接引殿和尚某自汇

洋五十元，谓系多年积蓄，愿助马将军以御外侮。又有万县苦工某汇洋一元，自云每月工资仅得两元，愿以半数为马公助捐。又有无名氏者自携金练子一条交中国银行，请代售款若干以助马，只中国银行一家，每日收到捐款至五千余元，可见吾国各处人心尚未尽死。不过弟所最感需要者，各地同胞徒作情感上的愤激，不想实际上的工作。卢公云：国人对于国难问题因未想出应付办法，故尽量愤慨，若想定个人应行途径，即循序进行，埋头工作，绝不如现在之徒事喧嚣也。以上数语，弟觉得至有意味，日人宰割东北，是几十年中已下了诱引束缚种种工作，九月十八日不过操一试耳。国人事前不事研究，不加预防，临时感到痛苦。徒事呼喊，殊觉无益。弟以为



饥民食野菜